

與香港藝術對話

1960 - 1979

黎明海 劉智鵬 編著

與
香港藝術
對話

1960 - 1979

黎明海 劉智鵬
編著

與香港藝術對話：

1960-1979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十一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編 著 黎明海 劉智鵬

責任編輯 程豐餘

文字筆錄 陳安琪 陶穎康
書籍設計 嚴惠珊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龍路三十六號三字樓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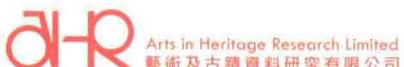
印刷

印次 一〇一四年六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十六開 (170mm × 230mm) 四〇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560-7

© 2014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Arts in Heritage Research Limited
藝術及古蹟資料研究有限公司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文樓

024

- 簡介
- 文樓簡歷
- 從文化背景看香港
現代藝術的發展

054 050 040 026 025

序二 前言

與香港藝術對話：
香港藝術發展口述史

014 008 016

江啟明

116

- 簡介
- 江啟明訪談錄
- 畫室
畫會
美協

139 134 132 118 117

朱興華

090

- 簡介
- 朱興華訪談錄
- 朱興華簡歷
- 感覺只會吃虧
- 朱興華：不忠於
感覺只會吃虧

114 108 106 092 091

王無邪

056

- 簡介
- 王無邪訪談錄
- 從當代香港藝術
展覽的評審谈起
- 王無邪簡歷

088 076 072 058 057

徐子雄

198

- 簡介
- 徐子雄訪談錄
- 徐子雄簡歷
- 歷史
要尊重香港藝術

231 218 216 200 199

金嘉倫

168

- 簡介
- 金嘉倫訪談錄
- 金嘉倫簡歷
- 忽視筆墨的危機

196 192 186 170 169

李國榮

142

- 簡介
- 李國榮訪談錄
- 廣州裝裱字畫店
- 漫談
- 李國榮簡歷

167 166 160 144 143

華圖斯

278

——簡介
——華圖斯簡歷
——華圖斯訪談錄

291 280 279

陳餘生

254

——簡介
——陳餘生訪談錄
——陳餘生簡歷
——創作的演變和深化
——任職情況

277 271 270 256 255

郭樵亮

232

——簡介
——郭樵亮簡歷
——郭樵亮訪談錄
——任職情況

253 252 234 233

蕭滋

346

——簡介
——任職情況
——蕭滋簡歷
——繪畫是香港文化藝術
——的重災區——回應
——舒華（三訪梁振英
——談成立文化局）

367 364 362 348 347

劉欽棟

318

——簡介
——劉欽棟訪談錄
——劉欽棟簡歷
——香港中文大學校外
——進修學院廿年教學
——點滴
——任職情況

344 340 336 320 319

趙海天

294

——簡介
——任職情況
——趙海天簡歷
——我的藝術道路
——趙海天訪談錄

317 313 310 296 295

後記

藝林

398

——簡介
——伍慶和訪談錄
——藝林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藝林畫廊所承辦
——展覽

413 412 400 399

韓志勳

368

——簡介
——任職情況
——韓志勳簡歷
——韓志勳與香港文化
——韓志勳訪談錄

396 389 382 370 369



與
香港藝術
對話

1960 - 1979

黎明海 劉智鵬
編著

文樓

024

- 簡介
- 文樓訪談錄
- 從文化背景看香港
現代藝術的發展
- 文樓簡歷
- 任職情況

054 050 040 026 025

序二 前言

與香港藝術對話：
香港藝術發展口述史

014 008 006

江啟明

116

- 簡介
- 江啟明訪談錄
- 畫室畫會美協
- 江啟明簡歷
- 任職情況

139 134 132 118 117

朱興華

090

- 簡介
- 朱興華訪談錄
- 朱興華：不忠於
感覺只會吃虧
- 朱興華簡歷
- 任職情況

114 108 106 092 091

王無邪

056

- 簡介
- 王無邪簡歷
- 從當代香港藝術
展覽的評審談起
- 王無邪訪談錄
- 任職情況

088 076 072 058 057

徐子雄

198

- 簡介
- 徐子雄訪談錄
- 要尊重香港藝術
歷史
- 徐子雄簡歷
- 任職情況

231 218 216 200 199

金嘉倫

168

- 簡介
- 金嘉倫訪談錄
- 忽視筆墨的危機
- 金嘉倫簡歷
- 任職情況

196 192 186 170 169

李國榮

142

- 簡介
- 李國榮訪談錄
- 廣州裝裱字畫店
- 漫談
- 李國榮簡歷
- 任職情況

167 166 160 144 143

華圖斯

278

- 簡介
- 華圖斯簡歷
- 華圖斯訪談錄

291 280 279

蕭滋

346

- 簡介
- 蕭滋簡歷
- 任職情況
- 繪畫是香港文化藝術的重災區（訪梁振英、舒華、談成立文化局）

367 364 362 348 347

陳餘生

254

- 簡介
- 陳餘生訪談錄
- 陳餘生簡歷
- 創作的演變和深化
- 任職情況

277 271 270 256 255

劉欽棟

318

- 簡介
- 劉欽棟訪談錄
- 劉欽棟簡歷
- 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學院廿年教學點滴
- 任職情況

344 340 336 320 319

郭樵亮

232

- 簡介
- 郭樵亮簡歷
- 郭樵亮訪談錄
- 任職情況

253 252 234 233

趙海天

294

- 簡介
- 趙海天簡歷
- 我的藝術道路
- 趙海天訪談錄
- 任職情況

317 313 310 296 295

後記

藝林

398

- 簡介
- 伍慶和訪談錄
- 藝林文具印刷有限公司簡歷
- 藝林畫廊所承辦展覽

413 412 400 399

韓志勳

368

- 簡介
- 韓志勳簡歷
- 韓志勳與香港文化
- 任職情況

396 389 382 370 369

序一

五十年前的香港可以說是文化沙漠。但這沙漠有綠洲，其中一個綠洲是一九六二年成立的香港大會堂。我有幸於一九六四年加入大會堂美術博物館工作，於是有机會結識一群當時最活躍的藝術家。我和他們既有業務上的接觸，亦會參加他們的社交活動。這些國畫家、西畫家和雕塑家來自不同背景，所用材料亦不相同，但他們相處十分融洽。當時香港藝術界喜歡結社，但不同社團之間，並無矛盾。他們都互相尊重，有點同舟共濟的意思。在我回憶中，最深的印象是當時香港的藝術界極具朝氣蓬勃的氣象，每人都有信心各自尋求新的表現方法。

當日香港既有保守傳統的國畫家，亦有從傳統畫法解放出來的新派畫家。新的作風，最令人注目者是呂壽琨及其弟子和畫友的抽象畫。這類畫可以視為完全脫離傳統的作品，但亦可以看出元

明以來中國畫所表現的一方面。數百年來，無論哪一流派的畫家，都極注重用筆用墨的效果。發展到最後，如黃賓虹的山水畫，只以筆墨見勝，景物是其次，謂之抽象畫，亦無不可。再說，呂壽琨的禪畫，亦是古已有之。我們只需看某類唐三彩的施釉法，或唐代河南「花瓷」（墨釉上潑藍彩釉的瓷器），就可想見唐代在民間廣泛流行的潑墨法，並非文獻上記載的王墨或王洽所獨善。自宋至明，很多文人都習禪悅，但無人收藏禪師的書畫。元代禪師的書畫都流到日本去了，在中國則罕見。呂壽琨的畫有獨特風格，但不是最早的禪畫。所以說他的創新並不是開天闢地的創新，亦不一定是受美國抽象藝術的啟發，而是發掘多年隱藏在中國藝術傳統中的一道暗流，而以己意出之。近人喜談藝術的「中國性」，呂壽琨的畫，足以當之。

象畫，亦可作如是觀。六十年代在香港出現的抽象畫，是中國畫發展的必然方向之一，而且是在全國之先。

至於保守傳統國畫、篆刻的藝術家，在六七十年代都集中在新亞書院的藝術系。我於七十年代初加入中文大學時，在藝術系兼課，亦與他們有接觸。中國畫自明清以來被文人壟斷，並非工匠畫家，哪怕是以畫畫為生者，都是文人畫家。當時在新亞藝術系教中國書畫的老師，都有一種文人氣質，可以是溫文的，亦可以是豪邁的。這種文人氣質無意中被老師們連同畫法一起傳授給學生。這批學生以後成為香港文化事業的中堅分子，他們的藝術成就各有所長，但是他們的作業態度是一樣的。在今日的商業環境，世界各地大量真偽藝術品已成為商品。從新亞藝術系出來的藝術家，抱著為藝術而藝術的精神從事創作，不為名利或政治所左右，可以說是

文人藝術的承傳者。他們所繼承的不是畫法，而是文人氣質最可貴的一面——高尚的品格。

除上述兩組藝術家以外，還有其他畫家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藝術界頗具影響力，其中包括嶺南派的趙少昂和楊善深，在師範學院任教的李國榮昆仲，西畫家鄺耀鼎和陳福善——但二人畫風迥不相侔。其他作者都會有介紹，在此不一一細述。

《與香港藝術對話：1960-1970》快將出版，內容有關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藝術，約我寫序，只能略陳己見以應，未知有當否。

屈志仁教授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亞洲美術部前主任（現為榮休館長）

序二

一九六〇年的元旦是普天同慶的

日子，香港也不例外。這時候上距抗戰勝利已經十五年，香港早已走出戰後的陰霾，發展成一個平穩安定的城市。這一年，中國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美蘇兩國則進一步介入越南的內戰；東西方的冷戰正準備以軍事衝突的形式再次在東亞展開。在國際和地域關係上，香港在這時期扮演了一個非常特殊的角色。百

年前中英兩國以鴉片戰爭打開歷史的對話，香港自此發展出一種既是中國領土也是英國屬地的格局。在這種微妙的中英關係影響下，香港開展了與中英兩國的直接對話；並通過由此衍生的港台關係介入冷戰的張力之中。因此，香港不單是中英兩國自清朝以來多次爭議的外交議題，也是戰後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交手的一處前緣地域。維多利亞港在某程度上是西方國家在東亞的軍港，海港上每天可見大小軍艦往來

碇泊。至於介乎香港和深圳之間的中英街就更帶有近似德國柏林圍牆和朝鮮半島板門店的歷史功能；中英街是社會主義的「華界」與資本主義的「英界」之間的一道邊界線。不過，這道僅長二百五十米而由中港邊防人員各自駐守的邊界線卻沒有設置任何防禦工事；分隔中港兩地和東西陣營的只是幾座細小的界石和無分彼此的空氣。

中英街不可思議的處境，反映出中、英、港三方曾經努力在戰後不穩定的環球局勢中為香港經營出和諧的政治環境，使這裏的居民可以自由生活，也為看似危機四伏的香港創造出處處生機。於是，借助長久以來賴以維生的硬件和軟件，再汲取抗戰前後轉移到來的人才、技術和資本，加上因韓戰而發生的禁運，香港迅速踏上了工業化的道路。短短二三十年間，香港從遠東的一個轉口港一變而為世界知名的輕工業重

鎮，“Made in Hong Kong”，成為全球產品質素的信譽保證。

臨時的居所，既來之則安之，結果為香港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繁榮。

在現代社會發展的脈絡之中，香港或許是中國史以至世界史不可或缺的章節，但對於在這大時代中生活的香港人而言，香港無非是一處遠離戰火和動亂的安身之所而已。日本投降之後，香港在英國的重新管治下翻開了歷史的新一頁。此後幾年，中國內地的歷史進程直接改變了香港的命運。從國共內戰到中共建國，香港是內地同胞逃避戰火和脫離苦難的最後歸宿。十幾年之間，香港的人口從戰後的六十萬激增至一九六〇年的三百萬，其中非土生居民的數字一直佔總人口一半以上。香港政府以有限的資源重建社會，難以全面照顧這批數量龐大的不速之客。香港新一代的居民背負時代的委屈，面對環境的壓迫和彷徨的前途，惟有克己自強，以勞力和意志換取三餐一宿的溫飽。他們以香港為

隨著人口急劇增加，戰後的香港出現了因住屋發展而引起的社會變化。香港政府沒有推出房屋發展政策，也沒有能力在幾年之間為數以百萬計的新增人口提供住所。戰前的唐樓和城市周邊的村落於是成為臨時的棲身之所。不到幾年，唐樓紛紛上演七十二家房客的活劇；維港兩岸以至新界各地亦湧現漫山遍野的寮屋。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居住在寮屋的家庭已經超過五十萬戶，佔香港總人口一個相當顯眼的比例。

寮屋處處顯然並非當時香港人樂見的社會風景。事實上寮屋亦非樂土；居民除了生活艱苦，更隨時因天災人禍而喪失家園。一九五三年聖誕節的一場大火，把石硶尾六村一夜燒光，從此燃起了香港公共房屋建設的熊熊烈火。此後三十年，香港將會建造供超過二百萬人

口居住的房屋；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

偉大工程，也是香港社會走向現代的重大建設。

香港政府為香港居民解決「住」的同時，也要為幾百萬人口處理「食」的問題。在中英關係相對緊張的年代裏，香港政府曾經努力利用香港的天然資源維持居民的生計，以面對中英一旦交惡而可能出現斷水斷糧的困局。在這種形勢下，香港農業欣欣向榮，產值年創高新，至六十年代初而達至頂峰。不過，以香港有限的農地和海域根本無法支持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城市，海空貨運

中國有「三趟快車」每天從上海、鄭州、武漢出發，將內地的鮮活副食品直接輸往香港，大致上解決了香港「食」的問題。另外，香港政府為了增加食水供應，早於一九六〇年已經向廣東省購入食水，並且在幾年後與中國政府達成長期供水協議，東江水源源不絕攀山越嶺而來，香港終於遠離制水的日子。

在香港政府的低調處理下，中英雙方就飲水吃飯所建立的合作關係漸漸在歲月中為人所淡忘。事實上在中共建政前後的歷史影響下，英國一直無意在香港問題上顯示與中國之間的正面來往。當香港人在享受著日趨安定的生活時，香港；這種人口增長的速度超出了人類世界任何社會規劃的範圍。終於，香港人喝光了水塘的存水，香港面臨每四天

供水四小時的困境。

香港政府當然知道香港的處境，也採取了緩解問題的方案。一九六二年，

中國有「三趟快車」每天從上海、鄭州、武漢出發，將內地的鮮活副食品直接輸往香港，大致上解決了香港「食」的問題。另外，香港政府為了增加食水供應，早於一九六〇年已經向廣東省購入食水，並且在幾年後與中國政府達成長期供水協議，東江水源源不絕攀山越嶺而來，香港終於遠離制水的日子。

「六七暴動」是香港的危機也是香港人的寶貴一課。經過戰後二十多年的打拼，香港人終於知道除了物質生活的情受，還有非物質的事情要處理。香港社會充滿來自種族、文化、政治、信仰、階級的各種矛盾，也有個人安身立命的思索。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尚未在殖民的洗禮中褪色，卻添上了一重「香港人」的身份。當年走出戰火而移居香港的人已經落地生根，他們的身份從「旅港」、「僑港」變為「居港」，他們在香港出生的下一代更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香港人。

另一種視角所展示的香港社會其實充滿爭拉上緊密的關係。從左右兼容到防左

人的命運。五十年代的香港左右分明，這條界線從政治經濟伸延到社會文化，然後雙方不斷相交摩擦，最終爆出血花，迸出鮮血！十年後，這邊社會的舊傷口尚未平復，那邊潛藏多年的政治矛盾遇上了遍地殷紅的革命熱潮，終於爆發出香港自戰後以來的最大危機。

無論如何，不管是移民或者土生，香港人已經不能滿足於香港政府的殖民管治，他們認識到香港不再是一處借來的地方，他們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擁有話語權。香港人從殖民社會的矛盾中重新探索中華文化，以和平抗爭建立中文的法定地位，並且以行動為中華民族捍衛釣魚台的神聖領土。

七十年代是火紅的年代，也是香港的另一個黃金十年。香港帶著生產總值接近港幣二百億的成績踏進一九七〇年，比十年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順著工業化的走勢，香港的經濟在七十年代再攀高峰，香港生產的成衣、電子產品、玩具、鐘錶遍銷世界各地。七十年代也是一個新舊交替的大時代，香港人在尋找自己身份的同時，英國也在調整治港的政策。歷史的陳述以「六七暴動」為香港現代發展的分水嶺，但七十年代的歷史面貌更傾向說明治港政策的調整，並非只為撫平「六七暴動」的社會傷口。香港政府在七十年代推行的政策帶有深遠的前瞻作用，不但影響至今，更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增添變數。

無論如何，經過戰後二十多年的休養生息，社會上積累了一股萌動的力量推動香港走向新的世代。香港從工業生產中得來的財富成為推動地產發展的資本。市區的戰前舊樓陸續消失，代之而興的是新式多層大廈。至於曾經遍佈港九各處的寮屋亦逐漸為徙置區和廉租屋所取代。當香港市區的地貌正在不斷增高的時候，拓展新界的宏圖把百年基業的漁農社會推上了傳統歷史的盡頭。

一如千千萬萬的香港人，本書的主人翁也曾經在那振動人心的年代生活過，和普羅市民一起看著香港由貧乏走向富裕。然而，他們卻以異乎大眾的視覺捕捉了那時代不為人注意的精神氣質，然後以水墨油彩展現於畫作之上。

不過，在生活與工作兩個空間往來如潮水的人群之中，他們的群體細小到幾乎沒有在歷史上留下任何足跡。畢竟，藝術史是歷史學的冷門部門，香港藝術史尤其如此。在主流的香港史陳述之中，羅市民的舊日印象中，藝術也不曾是生活的一部分；香港的拼搏精神功利得無處讓藝術容身。事實上，要為那時候的香港藝術界勾勒出一個輪廓並非易事。投身這行業的人本來就寥寥無幾，售賣美術材料的公司也只有幾家；況且香港沒有藝術市場，藝術家的作品也沒有出路。就連政府統籌的美術教育也不見得有什麼作為，教育司署掌管美術教育的藝術家居然主張藝術不能講授！

戰後香港鋪天蓋地的城市建設沒有為藝術開闢寬廣的空間，直到一九六二年大會堂落成啟用，香港才擁有政府建造的第一項公共文化設施。這年五月，

大會堂高座的香港博物美術館以「今日香港藝術」(Hong Kong Art Today)為主題組織了香港第一次的官方藝展，為香港當代藝術發展史揭開重要的一頁。不過，對於當時的藝術家而言，大會堂和香港博物美術館是藝壇的聖殿，高不可攀；反而政府以外的世界卻處處逢春。那年代的香港藝術家從中國內地、台灣、海外帶來了藝術，他們也想盡辦法在香港打造一個像樣的藝壇。從五十年代起，英國圖書館和美國圖書館是藝術家舉辦展覽的好去處；思豪大酒店和聖約翰副堂也一度是「左派」畫家個展的熱門場所。除此之外，尖沙咀恒生銀行大廈、富麗華酒店、珠城百貨、怡東酒店、法國文化協會等都曾經辦過畫展。到了七十年代，在畫廊展示書畫和藝術品開始成為藝術家與社會交往的主要途徑。

活動，教育才是藝術作業的源頭活水。

在戰後一段很長的時間裏，在缺乏政府推動的情況下，少數幾間私人的藝專和兩所大學的校外進修部成為培養藝術人才的主要場所。這些學校的日間和夜間課程人才輩出，再通過組織畫會美協，竟然為香港的藝壇創出一番熱鬧的景象。到了七十年代，政府開始重視美術科，並撥出專款在全港的資助學校改建獨立的美術室；藝術也在社會找到立之所，並漸漸發展出一個當代藝術品的市場。

成為一門職業，闖進藝術之門而最終成家，需要天份、自信、毅力、機會以及最起碼的堅持。香港戰後第一代藝術家的事業起點並非畫室，而是任何可以換取生活的工作。藝術家處身於入世與出世之間，從超越現實的視角觀照現實生活衝擊。他們生活於香港這保守的華人社會，用來自中國傳統、西方、台灣的藝術養分創作出動人的藝術作品，為香港的當代藝術史寫下了重要的第一章。

聖約翰副堂也一度是「左派」畫家個展的熱門場所。除此之外，尖沙咀恒生銀行大廈、富麗華酒店、珠城百貨、怡東酒店、法國文化協會等都曾經辦過畫展。到了七十年代，在畫廊展示書畫和藝術品開始成為藝術家與社會交往的主途徑。

藝術在今日的香港遍地開花，藝術家如何在生活的磨練中追求美的價值。當年香港人為生活奮鬥，不下難以換取溫飽的藝術；但香港在經濟起飛之後也沒有為藝術創造出同樣興旺的生機。在那個年代，藝術始終沒有

劉智鵬博士

湖南大學歷任系副教導